

街道漫步者陳澄波

Nostalgia in the Vast Universe: Commemorative Exhibition of Chen Cheng-po

文／李欽賢（藝術史學者）

已經是家喻戶曉的畫家陳澄波，流傳市面的畫集琳瑯滿目，唯收錄的靜物畫極少，最大宗的是油畫，最膾炙人口的作品仍以風景畫居多，再仔細咀嚼陳澄波的風景油彩，有大部分係屬於街頭寫生之作。一八九五年誕生於嘉義的陳澄波，大約到了二十五歲以後才開始創作，我們發現他所觸及的風景題材，多數是近代都市的視覺新景象，都被陳澄波轉化成自己的藝術語彙。值得注意的，陳澄波有一道獨門觀照，他把現實生活的場景，昇華為熱帶氣氛的風物詩情，從陳澄波的作品可以感受到南國烈日下發燙的土地，和生活中的民間性元素。

所謂「近代都市的視覺新景象」，對當年的陳澄波而言，其實是最現代、最進化的街景，即使以今日的歷史距離來看，陳澄波的街頭寫生，更具有那個時代的社會圖像價值。就這個觀察點，筆者將隨陳澄波的寫生行腳，來詮釋他筆下的近代文化產物。

一、關注新知新地標

嘉義人陳澄波唸完在地公學校之後，考進國語學校（台北師範前身）就讀，畢業返鄉曾一度任教於水上公學校，開啟獨自摸索寫生之繪畫生涯的初步。嘉義水上鄉有一座北回歸線

標，一九二一年陳澄波畫了一幅〈北回歸線立標〉的水彩畫，一九二四年，他又赴現場畫下重建後的水泥標塔。

北回歸線是北溫帶與熱帶的分界線，這樣的新知識，是日本人引進的氣象測候科學，才讓我們認知到南國大氣層的刻度。有關台灣的天候、氣溫、地震、颱風，乃至測量出山岳的海拔，河川的長度，地底蘊藏的礦物，可以說全面揭開了福爾摩沙的神秘面紗。

嶄新的氣象學知識一旦開竅，預備了往後陳澄波表現熾熱大地的能量。此際，他尚未真正接觸正統的



► 陳澄波
〈北回歸線地標〉
1924
油彩、畫布
45×33cm
私人收藏

展覽名稱：切切故鄉情：陳澄波紀念展
展覽日期：2011年10月22日至2012年2月28日
展覽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104、105展覽室



1|2 1 〈嘉義街外〉1926 油彩、畫布 尺寸不詳 作品已佚失
3| 2 〈嘉義街外〉1927 油彩、畫布 64×53cm 私人收藏
3 〈慶祝日〉1946 油彩、畫布 72.5×60.5cm 私人收藏

學畫途徑，祇是求藝之路的初探，但是台灣近代化過程中立于南國的北迴歸線座標，會吸引他牛刀小試的作畫動機，想必有他對新地景的好奇，這一段自學期間，陳澄波也專找嘉義附近的伐木場、水源地等近代產業主題入畫，畫下儲木場的吊車和淨水廠唧筒室之西式樓房，綜觀台灣美術史，陳澄波竟是手繪台灣產業風景的第一人。

二、嘉義街外的下水道和電線桿

一九二四年陳澄波負笈東瀛考進東京美術學校，開始接受正規的學院美術教育，可是陳澄波老是翻越學院門牆，寧以生澀的、非科班的筆觸，處理他所看到的風景。一九二六年陳澄波還沒畢業，就以〈嘉義街外〉的油畫，出品第七回「帝展」，奪得台灣油畫家入選帝展第一人的殊榮。這件作品本來是懸掛在嘉義市役所的，二二八事件後即告下落不明，但從舊檔案資料，我們發

現到除了可以辨識的閩南式街屋之外，幾乎都把下水道和電線桿當作主題了。饒富興味的是，下水道與電線桿也是近代化的產物，居然是陳澄波心目中最具魅力的街道風景。

上下水道是日本統治當局改善台灣環境衛生的政策工程之一，前者是興建水源地和鋪設自來水管線；後者是道路兩側的排水溝。至於電線桿更代表台灣已經進入家家有電燈的電力時代了。陳澄波入選帝展的〈嘉義街外〉，便是下水道、便橋與電線桿構成的近代都市組曲。

陳澄波身歷台灣城鄉的遽變，直接從畫裡投出視覺體驗的反射，有意思的是，陳澄波就讀國語學校的美術老師石川欽一郎，向來對台灣的鄉野、農村充分流露異域情調的讚歌，正慨嘆近代化逐漸喪失台灣的特色之際，相反的，陳澄波對新時代視覺語彙的新鮮感，恰與石川欽一郎畫台灣的異域抒情，在取景的角度上，出現了反差對比。

三、旅羈上海的視覺衝擊

一九二九年陳澄波自東京美術學校研究科畢業，如果返台可能無法謀得高等學府的教職，到上海或許才是施展抱負的新天地，一九三〇年代的上海，有十萬日本居民聚居在虹口地區，日本人經營的料理店、戲院、旅館、學校、書店、寺院、神社，以及日軍司令部等都集中在這裡，生活機能幾與日本國內無異。當年陳澄波具日僑身份，又有東京美術學校的顯赫學歷，很快的就取得幾所藝術專科學校的任教機會。上海的生活經驗，直接給予陳澄波畫業的新衝擊，就是寫生景點與故鄉台灣大異其趣，首先是英美租借的歐洲建築情調，其次是蘇杭小橋流水的江南風光。另外，中國畫家八大山人等水墨畫的野逸作風，也適時注入了他的油彩，總之，古樸的水墨、活力的城市，國際的色彩匯聚在上海，陳澄波吸納了多重元素，輕而易舉地脫除學院窠臼，從新景觀、新構成、新筆觸，成就了陳澄波藝術的獨自風格。再說陳澄波的裸女畫，就是從上海時代開始故意變拙、變生疏，變得不像學院訓練出來的作品。

一九三〇年陳澄波接妻小來上海團圓，就他短暫的一生，這是自從留學日本以後，一段難得的、溫暖的全家福時光。

四、重新發現嘉義街景

一九三二年上海爆發一二八事件，翌年，陳澄波即告別上海返回台灣。街道寫生者陳澄波重返嘉義故鄉來了，他經常頭帶寬邊帽，頂著大太陽，到處找街

1|2|3

- 1 〈嘉義公園〉1937 油彩、畫布 60.5×72.5cm 私人收藏
3 〈清流〉1929 油彩、畫布 72.5×60.5cm 私人收藏
3 〈淡水夕照〉1935 油彩、畫布 91×116.5cm 私人收藏



景入畫。陳澄波返鄉重新「發現」的嘉義，業已從嘉義街升格為嘉義市，是以早先入選帝展的〈嘉義街外〉，其所指涉的是當時的嘉義街，升格為嘉義市之後，人口增加，商肆繁榮，適逢一九三〇年代全球機能主義建築風潮引進台灣，流行起水平線條之鋼筋水泥建築，一九三三年竣工的嘉義車站就是典型的建築實例。

水泥街屋的出現也是新時代的產物，新建材賦予新造型，驅使向來逐新、求新的嘉義畫家陳澄波，認同文明的街道才是新穎的街景，他後來所畫的嘉義市街，已漸次出現了這樣的水泥樓房。

五、都市的綠洲與廣場

嘉義市中央噴水池原座落於嘉義大通（今中山路）的圓環，若再循著大通往前走，就能抵達嘉義公園。它們皆屬於近代都市計畫的新概念，所以必然是近代都市的新景點，陳澄波對這兩種新出現的視覺語彙，當然要用畫筆去捕捉這樣的都會新景，因此留下噴水池四周的城市新空間，以及喧囂塵世中的綠洲，另一公共空間——公園。

圓環本身是大街的輻輳中心，是城市的廣場，行人多，商販必至。廣場也是大都市的門面，商店集中，招牌、旗幟、電線桿均屬新時代與文明之象徵，也都同時被收入陳澄波的畫面。畫中陳澄波將市井生活融入文明

的地景，街上行人的流動性，象徵了藝術與公眾的對話關係。陳澄波面對嘉義變貌的衝擊，直接訴諸新時代的新鮮感和常民生活的真實性，呈現了圖畫場景所代表的近代性。

公園的公共性則被陳澄波處理得極富浪漫幻化，全畫充滿歡愉喜悅，畢竟公園是休憩與娛樂的場所，而不像廣場流露著一種生活的真相，但是廣場上點景人物的陽傘和斗笠，不正測出了南台灣的溫度了嗎？反而公園裡有廣袤的樹林，的確是市民消暑的好地方，而且又有池塘內的珍禽，和兒童樂園遊樂設施共處園內，畫中飛揚的筆觸，正好牽動出一片喜樂，洋溢全場，樹枝亦為之起舞，反映出歡呼的舞台效果。

六、山河蠕動的張力

樹幹迴旋，鶴羽震動的陳澄波油畫〈嘉義公園〉（一九三七年），是一處近代都市規劃出來的新公共空間，同時期他也使用迴旋與震動的運筆，反過來詮釋思

古幽情之畫境，完成一系列屋脊蜷曲的淡水群屋，陳澄波筆下俯瞰式的淡水，最能留住歷史距離感而引發的鄉愁，戲劇化扭曲的聚落構成，勾出山河蠕動的張力，堪稱台灣美術史上不朽之傑作。

全生命戮力追逐城市新地標的街道漫步者陳澄波，急轉紅磚古厝群落，是南台灣畫家來到北海淡水的視覺驚豔，這個淡水河口崗陵起伏的山城老鎮，最大的特色就是歷史層疊的建築群，代表不同時代的人文組合，淡水繁華褪盡後，意外構成獨特的視覺美感，從老屋斑駁的斷垣殘壁與層疊的紅瓦屋脊，畫家譜出了層次的質感與筆觸的韻律。

其實，嘉義人陳澄波可以說是家園的狂熱者，他以嘉義風景的油畫，詮釋了嘉義人眼中的嘉義，不愧是故鄉的觀察家，一生熱愛故里，最後卻把寶貴的生命獻給台灣大地，連往生也躺在嘉義的大街上。他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被鎮壓軍槍決於嘉義車站廣場的台灣藝術家。■

